# 香艳谢礼

夜晚十点钟，原本应该是下班下课回家睡觉的时候，可是张福全仍穿着单薄的公司制服，骑着机车

穿梭在板桥地区的街道上。

从他踏入房屋中介这个行业开始，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字典里的专

有名词罢了。

强忍着萧瑟寒冷的夜风，张福全熟门熟路地在路上狂飙近二十分钟，最后来到位于高速公路交流道

附近，一处名为「俏佳人」的槟榔摊前。

这时，一名坐在玻璃橱窗里，身上穿着一套蓝白色相间的性感学生水手服，年纪约十八、九岁的年

轻女孩看到他后，马上漾起了亲切的笑容，「嗨！全哥，你今天要什么？」

张福全脸上挂着礼貌性地制式微笑，「嗨，芽芽，你还没下班呀？怡雯姐在吗？」

「喔……原来你要找她呀，那你在这里帮我顾一下，我进去看看。」随着话落，女孩马上放下手中

的工作，移动她的美腿，朝着后面的房间走去。

看着她转身离去时的姣好身影，年轻男子不由得又多看了她几眼。虽然她身上的制服样式，属于可

爱的日式水手学生服，但又与真正的学生制服迥然不同。

白底蓝边的短袖上衣，穿在她身上似乎小了一号，仿佛变成了露出纤细柳腰的中空短上衣；而绑在

她胸前的红色丝巾，不仅给人清纯可爱的印象，更藉由红色的色彩，衬托出她雪白粉颈的迷人之处；另

外在丝巾分隔产生的视差下，那对短衣底下的浑圆酥乳尺寸，更引人遐想连连。

不仅如此，当他看到女孩下半身穿着一条，长度只到臀肉下缘三公分的灰蓝色百褶短裙时，他不由

得咂了咂嘴巴，暗想：「唔……如果她真的敢穿这套衣服上课，保证刚走到校门口，就会被教官请到训

导处……喔喔！我好想当她的训导主任呀！」

当他自我陶醉于某种淫邪不雅画面时，身后突然响起一声轻吟：「全哥，怡雯姐请你进去。」

「喔，谢谢你……对了，顺便送我一包七星吧。」从意淫状态下回过神的男子，以半开玩笑的口吻

说着。

「大哥，小妹妹我最近很穷呀！而且……抽烟对身体不好喔。」女孩不甘示弱地回顶他，手中的刮

刀同时朝他的俊脸虚戳几下。

「呿！卖烟的人居然敢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你不怕怡雯姐扣你薪水呀？」张福全马上摆出臭脸，挥

手拨掉那柄涂抹着白灰的刮刀。

「哼！反正你不是我男朋友，爱听不听随便你！要找怡雯姐就快点进去啦，别杵在这儿妨碍人家做

生意。」话刚说完，她马上转身走出橱窗，对着停在路边按鸣喇叭的车辆高喊：「嗨，帅哥，要什么？」

张福全瞟了瞟女孩骚浪的背影，才「淫」犹未尽地转身，快步走进了透明橱窗后方的房间。

刚进房门，张福全就看到了四周摆放各式性感服装的房间里，有一个年纪比他稍长，却穿着一套性

感女仆服装的女孩，正坐在一张简陋的塑胶椅上，手里叼了根烟，望着天花板发呆。

「嗨，怡雯姐。」

「啊！阿全，你来啦！」女孩一看到张福全，顿时像一个受到惊吓的不良少女，匆忙地捻熄手上的

香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要麻烦你过来！嗯……你要喝什么？我请你。」

男子笑着说：「谢谢，给我一杯白开水就好。」

女孩摇头轻笑，随即从旁边的冰箱，拿了两瓶啤酒及免洗杯放在桌上，「方便陪我喝两杯吗？」

「啊……」男子楞了一下，随即点头：「嗯，刚才来这里的路上都没看到条子，喝一点应该没什么

关系……」

随着话落，张福全匆匆瞥了房间一眼，视线扫过女子身上的性感服装时，喉头竟不自觉「咕噜」一

声，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只见她的头上带着一顶白色荷叶边帽子，而下半身则有一条白色的围裙，覆盖在一袭蓝色的连身宽

松短裙上，当下展现出白皙地美腿曲线，令她整体看起来显得性感俏丽。

从这身装扮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名可爱的俏女仆，只不过，下半身那条刚好遮住屁股的迷你短裙，

却让人很难认同她是一名尽责干练的女仆，反而觉得她只是一名，负责解决男主人生理需求的风骚美女，

尤其她刚才转身拿酒时，那整个镂空的背脊上，竟只有两条白色布条交叉点缀，让他看了后不禁血脉偾

张！

一时间，胯下那根许久未尝肉味的分身，竟迅速抬起头来，在裤子上出现非常明显的隆起条状物。

为了掩饰这分尴尬，男子连忙找了张椅子坐下，迅速为彼此倒了一杯酒，随口说声「干杯！」后，

便一口喝下几乎满溢的酒汁，藉此化解内心的尴尬。

直到几杯冰凉的啤酒下肚，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张福全感觉「它」已经恢复成疲软状态后，才把

话题转到此行的目的。

「对了，怡雯姐，你今天找我来，是不是还有其它案子想和我合作？」

女子摇头轻笑，从桌上的包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袋放在他面前。「这次多亏你帮我把房子处理掉，我

才不用继续背负庞大的贷款压力，谢谢你。」

「这是……？」张福全不动声色地望着桌上鼓胀的黄色信封袋。

女子见他不为所动，顿时点了根烟随口说道：「这个嘛……就当成贴补你的油钱吧。」

「哇！怡雯姐，这些钱已经可以买下一辆中古房车了耶！」男子连忙把所谓的「红包」推了回去，

「很抱歉，我不能收下这份厚礼！万一这件事被公司知道了，我绝对会被炒鱿鱼的。」

看到如此丰厚的谢礼，说他完全无动于衷，那绝对是欺骗无知小孩的谎言！

从事房仲业两年多以来，这种情况他遇过不少，自然见怪不怪，只是公司那里……这种被客户或公

司反摆一道，最后吃上官司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除非业务员能够狠下心，将这份佣收以外的礼金尽数上

缴公司，否则还是少碰为妙。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张福全连忙找个借口告辞：「嗯……怡雯姐，不好意思，我明天还要

上班……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告辞了。」

可是当他转身走没几步，身后随即传来急切地叫唤声：「阿全，等一下！」

没想到他刚回身，手肘却不小心拐了女孩一下，结果她因重心不稳，当场跌了个趔趄。

刹那间，女孩发出「啊」地惊叫声同时，张福全已冲上前将她抱在怀里。当两人肢体紧密接触瞬间，

男子感觉她的眼里似乎多了些什么，而他也感觉自己刹那间仿佛失去了些什么……

没多久，他就感觉一张温热湿唇，竟不知不觉地印上他干涩的嘴巴；而他那硕壮结实的胸膛，虽然

有单薄衣衫阻隔，依然可以感受到两团充满弹性的饱满柔软，正贴压在他身上。

突如其来的湿吻，令男子大脑顿时产生一片空白。等他恢复意识时，才发现自己的大手正握着女子

的胸前软肉。

「啊！怡雯姐，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张福全放开女子，忐忑不安说道。

偷偷瞥了女孩一眼，她那娇媚迷蒙的眼神，带着酒精味的火烫唇瓣，双手仍残留那充满弹性的美妙

触感……

直到这时，他终于恍然大悟！

「阿全，今天留下来陪我好不好？」话刚出口，女孩胭脂淡点的俏丽素颜倏地浮上一抹酡红，不知

是她体内的酒气上涌使然，抑或某种不道德的情感作祟？

他正想开口拒绝，但那张滚烫的香唇，再次贴上了他那张微颤的唇瓣，而且喉头陡然发出低沉地咕

哝声中，又不小心吞下了对方渡过来的甘甜津液；于是那道温热的汁液，仿佛变成了易燃的汽油般，在

滴落胃部瞬间引燃了熊熊大火，并沿着食道迅速逆窜而上，在他脑海里轰地炸开──包括他最后残存的

理智。

跨越了理智界线后，接下来的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

激烈地口舌交缠、啜吸，将彼此的欲念渡入对方的口中，瞬间助长了已然猛烈地火势，而这也使得

原本有些寒意的斗室里，温度似乎一下子就升高好几度，令空气变得窒闷，几乎喘不过气。

微微推开女子，张福全涨红脸看着她，不自觉吞了一口饥渴的唾沫，带着颤抖地语气说：「唔……

怡雯姐……」

话刚出口，女子马上伸出食指按在他的唇上，「嘘……什么都别说，今晚就好好享受我的谢礼……

如果你不嫌弃我……」

尽管大头的理智告诫他，不可再继续下去，但小头的淫念却提醒他，一定要及时行乐才不枉此生…

…正他的内心处于天人交战之际，一股轻柔的力量忽地朝他腰背一推，结果他那壮硕结实的身形竟应势

而倒，一下子就躺倒在稍硬的沙发床上；他还来不及做出适当回应，那具早已热得发烫，还隐约带着淡

雅香水味的火热躯体，也在同一时间顺势扑倒在他怀里。

在身体自然反应下，张福全搂住了怀里的香玉，而那圆鼓饱满的酥乳正紧贴他胸膛，性感火烫的美

唇立即送了上来，再次与他热吻起来。

双手来回抚娑那几乎无布料遮掩的白皙背脊，细细体会那从指尖传来的滑嫩触感，令他好不容易清

醒过来的理智，又被狂骤的情欲给扑盖、淹没。

此刻，压在张福全身上的女子，仿佛是一名长年未尝云雨的饥渴怨妇，不仅主动张开香唇任他需索，

甚至主动抓起他的大手，引领他抚摸胸前那两团柔软空虚的心灵。

事己至此，男子索性揭开那君子的虚伪面具，主动腾出一只手，探向她那只能遮掩弹翘美臀的迷你

裙的裙底。

没想到他的大手才刚伸进大腿根部，马上摸到一滩湿滑的黏液，于是他漾起促狭地笑意，在她耳边

轻叫：「哇！好湿呀！怡雯姐，这是你的口水吗？」随着话落，他故意把湿漉漉的手掌摊在她面前。

「不是啦！唔……你好坏！」女子看到张福全手上的淫液，臊羞得立刻把脸转到旁边。

男子听了之后也不搭腔，另一只大手隔着衣服，握着她坚挺的椒乳，寻找她胸前那朵嫣红的蓓蕾，

温柔地揉捻搓按着。没多久，他的耳边就传来娇喘浅吟的动静──那是求爱交欢的讯号。

于是他二话不说，马上褪去她身上的性感女仆装；当衣服从肩膀滑落刹那，马上露出了胸前那两朵

粉嫩翘起的嫣红，令他看了之后，竟不由自主地吞了口饥渴且贪婪的馋沫，蓦地生出想要大口咬下吸吮

的欲望。

只不过想归想，面对第一次交手的床伴，当他还没摸清楚对方的习性前，还是选择采用「按部就班」

策略。他这时俯下身后改咬为亲，接着便轻舔慢吸那对有如傲立于雪峰上的红梅，细细品尝那对带着乳

香芬芳的柔软乳球。

大嘴来回啜吸拂扫舔两颗嫣红的岭梅，一手把玩圆润滑嫩的乳球，而另一手则继续探向女子两腿之

间的神秘谷壑，探寻那泌出透明汁液的源头。

「噢……阿全……那里好痒……别……别弄那里……我会受不了……」

早已不是处男之身的张福全，看到女子紧闭着双眼，食指勾扣在娇艳火烫的红唇上，不安地扭动柔

软的娇躯，当下呈现出一种难以言喻地妖媚淫态时已经晓得，该是「提枪上马」的时候了……

张福全趁她意乱情迷之际，那只原本揉捏把玩酥乳的大手，忽地抽回后立刻向下伸进裙里，紧接着，

两手沿着大腿外侧向上迅速游走，没多久就摸到了一条细绳！以他曾有过的经验判断，她的裙底应该穿

着一条，性感诱人的丁字裤。

为了证实心中所想，他双手霍然向下快拉！顷刻间，一条比巴掌还小的紫色线型蕾丝材质的丁字裤，

已然摊放在他手掌心当中；定眼一看，那块三角形的窄小棉布上早已湿濡不堪，而且当他拿到鼻子前一

嗅，仿佛闻到了某种淫靡气息的腥膻味道。

「嗯……好香呀！原来这就是怡雯姐身上的味道呀……」

话说一半，躺在床上的半祼娇躯倏地推了他一下，以薄嗔的语气说：「你这头变态的色狼，别再说

了！」

望着她那张佯怒臊羞的脸蛋，张福全的嘴角漾着不知名地深邃笑意，「好好好……怡雯姐，我不说

就是了。不过……我用做的应该没问题吧？」

「什么？」女子红着脸装傻，而张福全则以实际行动告诉她个中深意。

只见他迅速将那条薄如蝉翼，完全没有蔽体作用的「小丁丁」塞进口袋，三两下除去身上的衣物后，

随即拉起她的短裙，将暴怒的分身用力插进她那饥渴地旱田，辛勤卖力地展开开垦耕耘的工作。

刹那间，女子秘谷里的透明津液就像年久失修的水龙头，不断地往外流出；而且她原本轻吟的声响，

也逐渐变成高亢的娇吟，萦绕在小小的斗室之中。

「嗯……噢……阿全……别……太用力……人家很久没做了，有点痛……」

张福全听到这句话后，内心不禁感到讶然不已！没想到这个外表看似豪放不羁，性感风骚的怡雯姐，

性生活居然这么保守？可是看她微皱眉头的表情，似乎不像说谎……

（嗯……不管她有没有说谎，总之还是给她留下一个疼惜女人的好印象，说不定以后还有这么好的

机会……）想通这点后，张福全立即放轻抽送的力道，改以九浅一深，缓抽慢送的频率，让她逐渐适应

「暂放」在她体内的条状物尺寸。

「喔……怡雯姐……你夹得我好舒服呀……」男子俯下身，在她耳边轻声说着。

话才说完，他随即感觉浸在柔嫩花径里的玉柱，仿佛误触机关似地，火烫坚硬的柱身竟惨遭莫名地

挤压夹吸，耳边同时传来女子似嗔似痴地淫声浪语。

「噢……阿全……你……你好坏……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喔……你、你的那里怎么好像一直在

变大……人家的妹妹会受不了……喔……好胀呀……」

男子听了之后，逐渐加重抽插力道，并在她耳边轻声呢喃道：「怎么样……这种速度还可以吗？你

现在还会痛吗，还是感觉舒服一点了？」

「嗯……已经开始舒服……喔……好久都没这种感觉了……」

女子紧闭着眼呻吟着，而她那纤细灵活的水蛇腰，也随着他抽送的节奏，时左时右，或上台下地摇

摆扭动着。等到她呼吸变得急促了，蛇腰忽然疯狂扭动起来，压在她身上的男子立即一改温柔态势，迅

速由慢转快、由轻加重，一下一下狠狠地冲击着她敏感紧锁的花心。

在此同时，他不仅在她体内辛勤地耕耘，双手也同时把玩起她那对坚挺浑圆的酥乳。看着她胸前这

两团软肉，在自己手中变换各种形状……那种快感，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

于是女子在他柔情攻势下，很快就达到了第一波高潮；一时间，他只觉得硬挺的分身仿佛像一艘漂

流于海上孤舟，骤然遭到突如其来大浪当头打下，一下子被浩瀚地海洋淹没。刹时，只见女子不由自主

地挺起她那的灵活水蛇腰，蓦地发出了高分贝的尖叫声：「啊………」

尖啸声甫落，女子原先向上反弓的腰肢马上无力地瘫软下来，重重地落在不算柔软的沙发床上；若

不是张福全眼捷手快，配合她的起伏扶住她的纤腰，恐怕自己会落得「柱断肢折」的凄惨下场。

为了彼此安全着想，他马上抽出仍未尽兴的硬挺分身，没想到他刚抽出湿漉漉的柱身，她那销魂的

蜜桃竟然喷出一道长长的水注，直接射向他布满激情汗水的胸膛。

刹那间，张福全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令人费解的惊人景象，久久不能自己。

等到强力水柱变成潺潺流水时，女子的身体仍不停抽搐抖动，仿佛羊癫风的症状突然发作，吓得他

手足无措。

「怡雯姐，你……你还好吧？别吓我呀……」男子满脸惊愕，连询问关切的言语也变得结巴起来。

女子此刻就像刚被捕获的美人鱼，呈大字型地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边喘气边说道：「啊……对不

起……噢……我只要高潮就会这样……让我……啊……休息一下就好了……」说到最后，女子苍白无血

色的脸上，陡然露出一丝带着疲累地歉意。

张福望着她胸前剧烈的起伏，以及她紧抓着枕头，和从她口中发出浓浊的喘息声，他确信她已经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不过这种迎接高潮方式……好像太剧烈了一点？

（难道说，这就是高潮的最高境界──潮吹？）男子暗想。

为了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遗憾，他只好默默地躺在她身边，轻柔地抚摸她的秀发、脸蛋，倾听她由

快至慢，逐渐平缓的喘息声。

确定她没事，张福全才搂着她的粉颈，在她潮红未褪的脸颊轻吻，柔声说：「怡雯姐，你是不是传

说中万中有一的『潮吹』体质？好神奇喔……」

「嗯哼……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真的真的真的很讨厌这种体质……每次只要一达到

高潮，就没完没了……让我感觉整个人像快要死了一样！

唔……这种感觉真的就像人家所形容，那种『欲仙欲死』的快感……」女子半眯着眼，仍不停地大

口大口喘气，「或许有的女人一生都在追求这种感觉，可是我真的很不想这样！如果可以，我宁愿当个

平凡，甚至性冷感的女人……」

「既然如此，那你还……？」张福全茫然不解地看着她。

「不只你们男人，我们女人也同样有生理需求呀！」

女子缓缓睁开布满水雾的迷蒙眼睛，勉强撑起疲累不堪的赤祼胴体，拉上了一直挂在腰际，没有完

全脱掉的性感女仆装，同时扯掉已经歪斜凌乱的荷叶边帽子，迳自走到桌前，顺手点了两根烟，慢慢走

回床上，神情慵懒地靠躺在床头，并将一根递给张福全后，自己深深吸了一大口，缓缓吐出长长的烟雾

后，忽然冒出了一句前后不搭轧的词句：「那年我十九岁……」

接下来，她也不管张福全有没有听进去，就这么呆望着前方弥漫的烟雾，迳自说出那段痛心疾首的

往事。

原来眼前的女孩今年二十九岁，但是历经人事沧桑的她，从外表看起来，比同年龄的女子看起来苍

老许多。

故事，就发生在她十九岁那年。

那一年，她认识了一名货车行的司机，而她，则是同公司里的会计小姐。当年高职刚毕业没多久，

仍涉世未深的她，在那名体格壮硕的司机死缠烂打，外加刚柔并施的攻势下，就这样失去了女人视为最

珍贵的贞操。

不晓得是她天生就具备这种体质，抑或那个男人入珠的关系？等到她真正体会到高潮的快感时，就

是这种令她又爱又恨的「终极高潮」传说！

刚开始体会这种快感时，她曾对此害怕不已，可是在男人鼓励调教下，她才逐渐敞开心胸，坦然面

对自己异于常人之处。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她就在一次没戴套的性行为下，不小心怀了他的孩子。原本男人晓得这件

事之后，还说出会对她负责之类的言语，甚至亲自将她接回家里待产，以证明他所言非虚，可是等到正

式跟他同居后才发现，他居然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

只要他心情不好，或者喝酒之后，就经常对她大吼大叫，甚至上演拳打脚踼的全武行；可是等到他

冷静清醒之后，却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甚至不惜下跪哀求，希望她能原谅他酒后失态的劣行。

刚开始她还心慈手软，祈求他可以真心悔改，但经过无数次暴力相向后，她再也受不了，甚至一度

铁了心要离开他；然而，一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她最终还是原谅了他。

想不到某夜，他又喝得酩酊大醉回来，而她只不过数落他几句，结果又换来了莽夫拳脚相向的暴行。

就这样，当时已经怀了五个月身孕的她，竟被他看似无心，却力重千钧的大脚踼中小腹，当场痛得昏了

过去！

等到她从医院苏醒过来才晓得，她不仅失去了两人的爱情结晶，更差点丢了性命。而这一脚，不仅

踼碎了她的唯一牵挂，同时也被医生残忍地告知从此不能再生育的恶耗，终于引爆了情侣情感不睦的炸

弹，当然更坚定了离开他的决心。

只不过，远离了男人后，由于她的学历不高，重新找工作自然四处碰壁，于是在万不得已下，她才

向人借钱，在这里开了一间槟榔摊养活自己。没想到，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笔钱买下房子没多久，就发生

被人倒会的情事；万般无奈下，她也只能断尾求生。

……

说到这里，女子捻熄手上已经燃尽的烟头，轻柔地套弄男子那根已经软掉的条状物，轻舔他圆润厚

实的耳珠，带着娇腻的气音轻声说：「唔……不好意思，解决了让我烦心的房事，我就会忍不住想起另

一种『房事』，所以才会找借口请你来这里。嗯……对不起，刚才没能让你尽兴，现在就让我好好补偿

你……」

「呃……不……」张福全正想拒绝，单薄的房门冷不防地被人推开。

「怡雯姐……啊！呃……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我……我换好衣服就走……」穿

着性感学生水手服的年轻女孩，撞见令人尴尬的景象，顿时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芽芽，你少装了！」几乎衣不蔽体的女子，突然冲到女孩面前，露出诡谲的笑意，「我知道你一

直在外面偷听我们的事。对不对？」

「没……没有！」仿佛说中了心事，女孩的眼神顿时闪灿不定，神色也马上变得仓皇不安。

「你自己老实说，想不想一起来？」

「啊！」张福全和芽芽不约而同发出了夸张的惊呼。

「怡雯姐……这怎么可以？」张福全期期艾艾说道。

「为什么不可以？」女子的嘴角漾起了深邃的笑意，紧抓住女孩的手，「我听说芽芽的功夫很不错

喔……」

「怡雯姐，你怎么知道？」女孩的脸上浮现出臊羞的酡红。

「我非常清楚你和阿华、小婷之间的韵事唷。唔……其实我早就想和你们一起尝试一下那种滋味，

只是我怕阿华嫌我太老……」

「不！怡雯姐，你一点也不老！」只见女孩偷瞟用薄被盖住下半身的男子，神情臊羞地低着头嗫嚅

道：「只要他愿意，我可以配合你们……」

音量虽小，却一字不漏地窜入张福全耳里，以至于他听到后，心跳骤然加快许多。

「怡雯姐，我……我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张福全找了个非常烂的借口，准备逃离这个可怕的「

盘丝洞」。

只不过，当年轻女孩解下胸前的红色丝巾，以腻声嗲音说出：「主任葛格，要不要用你的大肉棒，

狠狠地处罚人家骚浪的的小屁屁」时，张福全原本毫无生气的疲软王柱，竟一下子就呈现一柱擎天的模

样！

他望着逐渐朝自己逼近的妖娆槟榔西施，不由得向上天祈祷，希望这份香艳谢礼，只要他有空就能

来这里恣意享用……

【全文完】